

电视台迷人的美女主播
作为贵宾的风水大师
议论汹汹的房价
威风八面的『地王』
拆迁引起的冲突

褚兢 著
官场风月
续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蹉跎文責 正名



褚兢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蹉跎政绩 / 褚兢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80742-938-8

I. ①蹉… II. ①褚…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04679号

蹉跎政绩

褚 兢 著

责任编辑	姚雪雪 王彦山
美术编辑	赵 霞
制 作	周璐敏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邮 编	3300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20mm × 1000mm 1/16 印张 18.5
版 次	2010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31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742-938-8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邮购联系 0791-6894736

网 址 <http://www.bhzw.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contents

一	电视台新来了女主播	001
二	议论纷纷的房价	011
三	经济工作协调会	023
四	翠湖山庄之夜	032
五	又一项重要的政府工程	042
六	“风水大师”的河阳之行	051
七	陆书记再赋新诗	061
八	打造“地王”	072
九	河阳学院的“圈地”风波	082
十	侯厅长论大师和大楼的关系	092
十一	河阳官场出现了新舆论	103
十二	裘老板圈地：醉翁之意不在酒	111
十三	牌桌上的谋算	120
十四	经典的房地产广告词	1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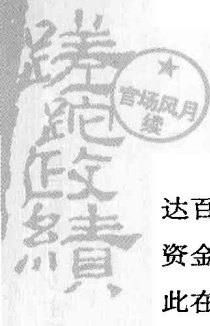
十五	尹凡市长视察农专	139
十六	心如止水的高升	149
十七	养老院上访案件	159
十八	季节的暗斑	173
十九	尹市长接访	186
二十	船到桥头自然直	198
二十一	定阳塔PK养老院	209
二十二	开发商挨训	220
二十三	佛光出现了	233
二十四	两张通知起风波	243
二十五	李冬挨打	254
二十六	卞良财的手段	268
二十七	谁是财神爷	278
二十八	不是尾声	289

一 电视台新来了女主播

河阳市的官场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政治观察家和预言家，他们随时随地会把自己的观察报告添加上丰富的想象发布出去。就在最近，他们发布了一条新的消息，大意是河阳政坛领导班子间和历来一样，又出现了不和谐的状况。市委书记陆浩明在政坛上是个老油子了，由于长期担任地方主要领导，养成了说一不二的性格；他又精力充沛，大事小事喜欢一把抓，是一个比较难伺候的主。而市长尹凡尽管是本地人，无论资历还是经验都嫩了点，到现在也没完全摆脱掉书生气。两人性格差异太大，除非他能对书记百般依从，否则两人会尿不到一个壶里，现在已经能看出些蛛丝马迹了。当旁人问，这些蛛丝马迹体现在什么地方时，“观察家”们便高深莫测语焉不详地东扯西拉一番，算是提供了证据。他们的“证据”在不知底细的人听来像是那么一回事，但对于了解情况的人来说，就完全是编排了！

比如说，他们绘声绘色地讲，一次，省里一位领导下来视察，按照道理前往汇报工作的时候，书记市长应该一起去的，可是陆浩明偏偏让一位副市长跟着去，不给尹市长机会。知情者知道，那一次其实是专项检查，分管副市长更熟悉有关情况，而尹凡当时出国去了，恰好不在河阳。

又比如，他们还说到，陆浩明书记曾经提出要在玉笏山上修建一座高



达百米的巨型汉白玉佛像，可是市长尹凡不同意，说修建佛像要耗费巨额资金，这笔资金根本没有来源，本来就捉襟见肘的财政负担不起，两人为此在会上还争了起来。这件事，似乎有点踪影，但与事实相差甚远。事实是，阳河路改造工程完成不久，一次会上，有位常委提出，过去中国一直有盛世修塔的传统，宝塔在民间百姓眼里是一种扶正祛邪、护佑平安的吉祥建筑。陆书记来了后，阳河路改造大大提升了我们河阳市的城市品位，老百姓休闲、娱乐、健身场所的条件也更好了。如果能在阳河路选址建一座塔，不是更能显示出河阳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跨入一个新的里程吗？对于这个提议，陆浩明当时并没有明确表态，只是说，唔，这个想法挺有意思！当然，按照一般领导干部的风格，这等于赞同该常委的意见。其他人见书记对这个建议感兴趣，也就没人提出反对，只是有个人说，阳河路上已经有了一座几十米高的青铜锚，如果在相距不远的地方再竖一座塔，同一个地方出现两座地标性建筑，会让人感到中心不突出。后来，在另外一个场合，陆浩明说，建塔的想法我赞同，只是要做好规划，最好能按照风水学原理选一个好的地址，把好事做得好上加好！陆书记的话传到尹凡那里，尹凡说，任何项目，不管哪种类型，既然要做，就要按最佳目标去做方案，争取达到最好效果——就这么个情况，传到“观察家”们嘴里，就完全走了形。

尽管“观察家”们的各种“举证”多为讹传或臆测，但应该说，出于多年对官场观察的经验，他们的敏感并非没有道理。

确实，从陆浩明到河阳来不久，尹凡已经感觉到了与他共事和与高前共事在心理上的差异。

陆浩明与高前相比，个性显得更加挥洒张扬，不像高前内敛沉稳。他说话的口气也更直截了当，对部下往往带有下令式的意味，这让尹凡听来很不习惯——尽管他对尹凡说话口气要宽和许多，毕竟尹凡与他在职级上是同等的。

说话口气是一回事，说话内容又是一回事。陆浩明在这一点上也让尹凡感到别扭。

在许多会上，陆浩明讲话时都喜欢表达这样一种观点，就是“经济发

展，要有一个统筹的思考，就像作文章，要事先构思好，不能东一下西一下，想到哪里搞到哪里。要有重点、有目标、有抓手，这样才不会造成随意性，才会保持发展的连续性”。

陆浩明的这些话，看上去完全正确，但他后面说的意思却让尹凡感到有影射嫌疑。他说：就像我们现在抓旅游兴市，既然确立了方向，就要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走下去，不要中途动摇、转向，不要见异思迁。我们顺利地进行了阳河路的改造工程，这只是打好了第一战，以后要顺着这个目标勇往直前。我们河阳市之所以和全省其他地方比，还存在较大差距，我想我们的目标一直不够明确或者说不够坚定，不能说不是一个教训。从现在起，我们必须时刻提醒自己：找准符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一股劲地走下去！

这些话，有些上了文件，有些上了报纸。一般基层干部连同普通老百姓看了这些话，都不会感觉有什么不妥之处，但在尹凡听来，其意义却不仅在此。一、陆浩明的话里，是不是带有评判的意味，把河阳市过去（具体来说就是他来之前）的经济发展视为目标不明确，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二、他自认为提出了一个“旅游兴市”的口号，就自卖自夸，认为这是河阳市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即便真的如此，那么如何就能够真正做好做足文章，把河阳做成云南的大理或广西的桂林？难道就凭一条阳河路？上千年来，河阳一直是一个内陆的农业地区，“三农”问题的具体表现与全省其他地区没有多少差异，不真正花力气去关注农村和农业，不认真解决好农村这个基础问题，只用一个非经过中、长期规划和建设不能实现的目标来画饼充饥，岂不有招摇欺世之嫌？更何况河阳的旅游资源并非每个县都有，那些不通过发展现代农业、不通过招商引资等有效模式来打好发展基础的口号，最终会贻害地方百姓的！不过，尹凡又往更深处想：陆浩明已经当了多年的地方领导，对经济工作并非生手，不说很有办法，至少是相当熟悉的了。他总讲这些漏洞百出的话，大概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想通过这种表达来不断清理前任班子遗留的影响，全面确立自己的威望。

想到这一层，尹凡心里嗤之以鼻，嘴上却不能说。当然，也没有必要去和高前汇报，那样岂不成了打小报告？

那就先忍着，看看他究竟怎么动作——修了一条阳河路，总不可能再修第二条吧？

河阳电视台新来了一名播音员，北广毕业的，年轻而且漂亮。她处处以尼丽为榜样，也处处以尼丽为对手。在河阳这样一个市级电视台，尼丽作为当家花旦已经几年了。现在来了一个新面孔，尽管她无论在经验方面还是在风格方面都远不如尼丽成熟，但观众的喜新厌旧心理，让她夺得了很高的人气。在阳河路改造工程中，尼丽几次借故推托前往采访的任务，这位播音员有了首次出场的机会。在摄像机镜头前，她虽然落落大方，但有时一些提问却暴露了经验的不足，显得稚嫩，可正是这一点让她在一些人心目中加了分，其中就有市委书记陆浩明。陆浩明在官场里待得太久了，整天见到的是一副副老谋深算的面孔，看见电视里的绮瑶那副天真可爱的样子，很是欣赏。有一次，他似乎随意地对余子言说：

阳河路改造，你们宣传部门也立了很大功劳哦！

余子言还以为书记是表扬自己呢，赶紧谦虚道：

哪里哪里，书记过奖了。在宣传方面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还要继续努力才行。

呵呵，你们那儿那个叫绮瑶的播音员，好像才来不久吧？

见书记并没有接刚才的话，而是把话题拐到这儿了，余子言才明白，陆浩明前面的话不过是“起兴”。作为宣传部长，他是内行，知道绮瑶在播音方面还不够成熟，就说：

是新来的大学生，还嫩了点，要多打磨打磨。不过她的基本素质很好，北广毕业生，在我们市台还是头一个呢！

唔。

这席话，陆浩明就讲到这儿，但余子言已经悟到，这个绮瑶在陆书记那儿留下印象了。事后，他专门找了个机会跟覃凤鸣说，你那里那个绮瑶，要好好培养。以后多给她出镜的机会，市领导出席的重要活动，特别是陆书记的活动，多让她参加——这丫头，才来没多久，已经引起了陆书记的注意呢，嘿嘿！

对于余部长的话，覃凤鸣心领神会，果然，市里有了重大活动，派绮

瑶出去采访的机会多了，尼丽主持的河阳新闻栏目，也开始让绮瑶上镜。当然，为了安抚尼丽，电视台给了尼丽一个播音组长的头衔，要她“好好带一带绮瑶”，同时还允诺下一次评副高职称时给她破格。

既然如此，尼丽也不好说什么。市级电视台播音员本来没两个，播音组长，算不上什么正儿八经的领导。新闻节目绮瑶能顶一顶，自己在时间上可以松动一些，省得一年365天，不说天天吧，至少大半时间不能脱身，被这个节目给套得死死的。但是，这个栏目毕竟是人气指数最高的栏目，有时自己不播音，看见绮瑶坐在自己坐惯的位置上兴致冲冲地播着新闻，隐约会产生人们戏谑的“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的那种幻觉。

空余时间多了，她不免会更多地想到个人的问题。光阴似箭，自从上回到东阳温泉采访许倩，之后和尹凡又有了冲破底线的交往，她的心情有了一种变化，再不像从前那样对未来抱有盲目的憧憬。许倩许董事长，事业那么成功，人品出类拔萃，可是却无法安置自己的情感和心灵。自己呢，同样如此。在河阳这个城市，尼丽这个名字的知名度尽管超过了许多官员，走到哪个群体的男人当中，都是一片众星捧月的场景，但现在看起来，这些东西越来越显得虚无缥缈，根本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真正对自己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一个知音，一个伴侣，一个可以倾诉可以撒娇、可以狎昵可以爱抚的对象。可别的女孩——哪怕再平常再普通的女孩，她们也许缺乏世俗推崇的金钱、名利和地位，缺乏自己所具有的炫目光环，但至少拥有一个可以随时呼唤随时亲昵的对象，这，让尼丽感到了最大的不甘和失落。

就拿电视台那个已经不再出镜的女播音员来说吧，她甚至连普通话都没有过关，过去竟也担任了河阳电视台的主播。也许年轻时有几分姿色，可现在看，人人都会觉得她惨不忍睹：身材干瘦，乳房也是瘪的，衣服都穿不起来。她偶尔也买上一套时装，可穿在身上就像几片布随便挂在某处，没有一点美感。她颈下的皱纹历历可数，额头上就更不用说了，抬头纹能让一头牛跌进里面爬不出来。可是，每到上班没多少事的时候，她就喜欢把自己家里那点破事拿出来显摆，嘴里动不动就是“我老公这样，

我老公那样”，还做出一副迷倒的表情，好像她老公是天下第一号的白马王子。其实她老公尼丽见过，不过是市直单位一个小头目，还是副的，而且，听说他从参加工作起就在那个单位工作，一直没挪过窝，他当上单位副头目还是老婆当红的时候给他走的门路，以后一直再没有长进。再说了，他那副相貌也缺乏风度，面容有些委琐，也有些矮胖，和前女主播两人并肩走路的时候，那就更不般配，旁人看去，女的明显比男的要高。有一次，她又搬出老公来当话头，台里与尼丽关系较好的那位摄像听得实在忍不住了，刺了她一句：

不就是个副处吗？有什么好炫耀的！

她一听，不由给噎住了，愣了半晌，憋出一句话：

副处怎么了？有的人连副处还没有呢！

她说出这话的时候，狠狠剐了摄像一眼，还用眼风扫了一下尼丽。

她这话表面上是骂摄像不过一个小小记者，想爬到副处不知得猴年马月，但话里的意思却像她的眼风一样，有意对尼丽进行“侧击”。因为，尼丽尽管台里台外无限风光，占尽风头，可是至今形影相吊，孤独一人。自己别的方面无法和尼丽比，只有用这一点来打击她，以平息心中长期郁积的妒意。

尼丽听他们刚才的话，神态上一点不为所动，还是保持她惯常的优越高雅的气度，前女主播没有从她脸上看出任何内容，心里不免有些失望，也就懒懒地不再说话，把自己那张旧办公桌的抽屉扯进扯出翻了一遍，然后用镜子照照脸，背上坤包出门去了。

她一出门，尼丽刚才有意在手里忙着的活停了下来，脸上流露出一种茫然的神情。前女主播的话，确实刺激了她的内心，她感到一种悲凉的情绪涌上来，一直堵到嗓子眼儿那儿，眼泪都快流出来了。是啊，那个女人，她的老公确实不怎么样，不过一个事业编的副处，从各方面看都不上档次，可是总能让她的心理有个寄托，嘴里有个话头，从上个星期老公在单位上主持了一个会议，到昨天周末花了整整三个小时替自己炖了一只蹄花……什么芝麻绿豆的琐事，也不管人嫌，都带到台里来说。在尼丽看来，她和她老公今后一辈子的出息也就这么大了，家长里短婆婆妈妈，满

身俗气一地鸡毛。可是，她总把自己的家庭当盘菜，以为在河阳市属于中上阶层，比不了书记市长县太爷们，却到底是个中层干部，和电视台覃台长是一个级别，自己虽然不再上镜了，也总算白领阶层，在河阳这个范围应该归入“成功人士”或“成功家庭”，因此，逮住机会她就唠叨那点子事，尼丽每次听了心里都烦。过去，尼丽烦她是嫌她主妇风格市民心态，小家子气没有见识，而这次，她的心烦显然是被这个女人触到了要害。是啊，她家庭再俗老公再平凡，毕竟夫妻恩爱，平凡的幸福，哪怕琐屑的幸福，到底也是幸福。而高尚的、纯洁的理想，如果实现不了，也就如同镜花水月，只能换来一声叹息！

唉，不说这个早已过气的女主播了，你看她刚才一副志得意满的嘴脸，看她说话的那副德性！人有点庸俗避免不了，可是她简直庸俗到家了。和这样的人一个单位，真是让人烦心。心里刚放下这个女人，另一个女子的身影又浮上心头，读者想象得到，尼丽此刻想起的女子不会是别人，正是她的新同事绮瑶。

绮瑶这个姑娘，让人怎么说她呢？按说新来乍到一个大学毕业生，到了新单位，应该内敛一点，低调一点，不要事事喜欢出风头——哪怕你是北广毕业的，到了这里也是晚辈。可她倒好，一来就上镜，她播音那个口吻，故意用一种带黏性的音调，让人听了打瞌睡。当然，她也许是有用意用这种口吻来吊电视机前那些男性的胃口。可你要知道，你播的不是娱乐节目，不是生活节目，而是新闻！跟她讲过两三回了，播新闻要注意语气的严肃性，可却看不出她怎么改了，到底她是太嫩太不成熟，还是偏要固执己见呢？现在还琢磨不透。她每次见到自己倒是挺恭敬、挺客气，人多的场合一口一个“尼丽老师”，人少时也是“尼大姐”或“丽姐”地叫，台里的同事们都夸她，说她这么谦虚，对前辈这么尊敬，又是名校毕业生，基础好，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可是我怎么看怎么觉得她骨子里有些做作。要不自己作为老师给她提意见她怎么不改？有时在播音前，对某条新闻她还特意征求自己的意见，语气上该如何处理，可是一到了摄像机前，她就把自己刚才给她的提示搁到脑后去了，还是黏黏糊糊的那种播法，让人听了都难受！



还有，不知为什么，覃凤鸣台长按说也是老电视人了，对电视播音摄像采访什么都懂的，可是，一些重要的采访任务竟然随便就给了她，特别是在市里召开重要会议的时候，总是想着理由派绮瑶去。培养后进也不是这么个培养法子，总得要有个过程。好在到现在为止绮瑶播音出的错都是内行才能看出来的错，要是出现了重大失误特别是政治上的失误，毁了她不说，你覃凤鸣也得吃不了兜着走！

当然，尼丽心里也承认，这个绮瑶尽管来的时间不长，人确实很出色。长相不用说，在台里绝对一流。自己上镜前化了妆，和她还能有一比，可是要是卸妆以后，真的不敢和她PK，毕竟自己已年满三十，保养再好，眼角上的鱼尾纹在不经意间还是会被人发现，而且，头发也没有绮瑶那种光泽。绮瑶在播音方面有些欠缺，可是她的知识面的确很丰富，讲到什么事情她好像都懂，不管是电视业务方面的，还是社会上的比如经济、文化、历史、宗教等话题，她都能接上嘴去。说实在的，播音经验不足，对主持人来说不是最要害的问题，因为经验可以积累；嗓音其实也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知识面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反应要灵敏快捷，心思要圆融贯通，而这一点，绮瑶是充分具备了。因此，只要她好好干，将来在台里取代自己甚至超越自己都不是没有可能。想到这一点，尼丽的心情就有些泛酸。可是，自然规律不可阻拦，新陈代谢不光是自然规律，也是工作规律。像自己取代那个普通话都念不准的前女主播，当时心情不光很愉悦，甚至很兴奋，此次绮瑶心里要是同样的想法、同样的企求，不也是很正常的吗？

想到这里，尼丽明白，嫉妒心是人的内在顽疾，自己同样不能例外。绮瑶固然有可气之处，可是这是在自己眼里，她在台里其他男同事眼里，在覃台长眼里，那些可气之处可能都变成了优点——哪怕她一直改不了黏黏的播音口吻，哪怕不时出点小小的差错，别人同样会捧着、护着她！算了算了，这样的小事不能过多去计较，不然计较起来会没个完。还是回过头来考虑自己的事吧。

自己的事，也就是刚才那个庸俗女人勾起来的事。

这么些年，追求过自己的人其实不少，包括电视台的同事、市委宣传

部的干部、企业的老板……其中大多数她一看条件就放弃了，少数几个人她稍稍接触了一下，最后仍以感觉不适合拒绝了人家。有人背后说她像骄傲的孔雀，这话被她听到了，她并没有生气。她自己对自己解释：一个女人，既然拥有了比别人更加优越的条件，找对象嫁人当然要有优选权，如果有一分将就，那就对不住自己，也对不起“观众”。比照一下单位的女同事和她所认识的河阳市的女性，她虽不好用“鹤立鸡群”这个词来形容自己，但潜意识里一直是这样对自己下判断的。

可是，天不遂人愿，河阳这么个城市，市区人口也有二三十万吧，可偏偏几年了，自己就遇不上一位可心的男人。虽然有两位她觉得不错，人家也愿意与她交往，可是其中一位后来主动披露，还有一位被她无意中发现：他们早都是有家室的人了。随着韶华渐逝，许多人劝她放低一点条件，说什么结婚不过是居家过日子，又不是竞选优秀家庭，有个疼爱自己的老公比什么都强，她起初不爱听，后来渐渐有些相信了，也准备松动自己的择偶尺度，可恰恰这时，尹凡走进了她的视线。起初，她是将尹凡作为自己的工作对象来看待的，后来，觉出他与其他人有着某种神秘的不一样的地方，心里开始产生好奇，这好奇后来演变为钦慕，直至发展为情感和肉体上的炽烈与狂热。

在那次和尹凡的交欢中，她达到了彻底的放松和多次的高潮，这更让她对尹凡的情感变得浓酽稠密不可化解。自此，她的心绪便无法从对尹凡的眷恋中摆脱出来。可是，尹市长是有家室的人，想和他终成眷属是不可能的，一来他的政治前途和政治追求限制了婚姻上的浪漫，二来还有一位许倩，对尹凡抱有与自己同样的情怀，而她们俩在现实当中都不可能将尹凡完全揽入自己怀中，因此只有不得已求其次，能和尹市长保持适当的联系，就相当满足了。

尹凡很少主动给尼丽打电话，尽管他回到河阳工作就与妻子分居，但他的忍性很强，万一有性欲要求找个理由回去一趟也十分简单。再加上许倩到河阳或尹凡到温泉山庄都不太难（这是尼丽的想象），所以以他市长的身份，不主动给自己来电话，尼丽也没脾气。

对方不主动，只有自己主动了。尼丽过去给市长打电话多少还有些顾

虑，因为尹凡交代了，以后给他打电话，除非特殊情况不能打手机，也不要打到办公室里，只能打家里的座机。往尹凡家里打电话，又十次有八次不在，事后问他，他不是说开会就是说下乡，弄得尼丽摸起电话心里就有些颤抖。绮瑶来了并不时代替她做新闻节目，她晚上的空余时间多了，常常会将与尹凡交往甚至做爱的情节在大脑里过电影，激情上来，实在忍不住就给尹凡打电话。这天下班，尼丽回到家里，心里千般郁积，无法排解，又给尹凡去电话。尹凡人倒是在家，电话那头，声音却有些懒洋洋的，显得枯涩和冷淡，尼丽禁不住黯然神伤，手里抓着话筒，竟然哽咽起来。尹凡不高兴了，说道，哭什么，有什么事情值得哭的？不要太发嗲了！

尼丽被尹凡一指责，更是哭出了声。她说，我心里有话，想跟……跟你说，可是，可是又难得见到……见到你。

尹凡听出她心里大概果真是有事，就说，下次吧，下次找个机会见见面。不过，以后我们见面尽量不要在河阳，到外面去，去省城都可以。事先约好个时间！

嗯，尼丽听话地点点头，放下了听筒。

二 议论纷纷的房价

果然不出尹凡所料，通过阳河路改造工程和处理玉笏山脚别墅事件，陆浩明对河阳市“旅游造势，旅游兴市（市场），旅游强市”的战略作了一番强势的重磅宣传，自认为在全市干部当中统一了“发展口径”后，他的工作重心又像钟摆一样摆了回来。

当然，他摆回来不是那么干脆的，这其中有过一些波折。

关于河阳市旅游开发的规划，专家们做出来了，他也看了，并批示了认可的意见，但终究觉得专家们的意见有些保守。保守在哪儿呢？依照他的观点，无非是分成几期一步一步来做，时间上太缓慢，作为现任的市委书记，他等不及。陆浩明记得做规划之前自己曾经对专家组提出过要求，就是玉笏山的旅游开发要做得细一些。专家们按照他的意见做了，但他们再三强调，玉笏山作为难得的一处植物种类保存完好的区域，不能有太大力度的开发，只能在现有基础上加以完善。因此，梵音寺提出的将寺院大规模扩建，以及玉笏山管委会要求建一组集开会、休闲为一体的房屋的设计没有进入到规划中。正是这两点，导致陆浩明对专家们做好的规划有所保留。不过，上回那个打着农业厅研究所的牌子在溪山乡建别墅的事已经惹来专家组李梦奇教授的一顿好批，陆浩明不愿和专家组再发生什么冲突，所以也就没有提出不同意见，专家们的劳动成果——一笔不菲的费用



自然也按照当初的承诺照付了。

不过，他内心其实是赞赏梵音寺住持的意见，想将梵音寺扩建为不说江南，至少在K省是首屈一指的寺院。专家们对这一想法根本不屑一顾，陆浩明也没有办法。住持后来来找他，重提自己的想法。住持说，修建寺院的钱，寺里众僧可以去化缘，一分不要政府出，只是规划必须政府同意，征地要政府支持。陆浩明答应再考虑考虑，看看能否有疏通的办法。可是让几个相关的业务局和上面联系，上面都很谨慎。省旅游局说得很直截：你们河阳前不久因玉笏山捅了个大娄子，事情刚刚平息又要大兴土木，未免太那个了吧？市局的干部跟省局解释，说扩建寺院，算不上大兴土木，这是体现党的宗教政策。省局说，我们对你们河阳大兴旅游事业是非常支持和赞赏的，只是这种立项要经过很多部门审核，他们那里能通过，我们也求之不得，但是在目前这种形势下，我估计是很难的——不信你们就去试试！果然，跑到其他部门，这些部门和省旅游局的观点一模一样，都说，现在风头刚过去，梵音寺的扩建计划最好缓一缓。至于那个什么会议和休闲中心，无论如何都不能建！市局各单位回到河阳，传回的都是这样的信息，陆浩明这才不得不暂时搁下这个打算。

至于修建那座塔，用不着上级部门审批，河阳市自己就可以决策，陆浩明便果断下令立项。他说，钱暂时不够不要紧，可以先立项后筹钱。有的时候往往是这样的，你坐在这里等，等不来钱，有时非要现实逼着你去弄钱。有一个项目压在你头上，你怎么办？你光哭穷有用吗？这就逼着你去动脑筋，想办法。修塔建庙，现在不能把它们当做封建迷信来看了，而要当做盛世气象来看待。现在是我出题目，你们去解答，解答过程我不管，我只要最后的答案圆满就行了！

陆浩明这席话，倒像个地方主官的风格，他出题目，手下人做文章。问题是题目的范围限制了文章的做法，因此做出来的文章是花团锦簇还是残花败柳，责任都可归结到题目上面。

陆浩明的钟摆摆回来了，《河阳日报》与河阳电视台又开始大幅度宣传招商引资、工业园区和工程项目等方面的工作，经济增长的概念和经济指标的数据又重新占据了头版头条的位置。